

華章

華章，多好的名字！你可以理解為「華麗的篇章」，也可以理解成「華人／華文的文章」——能想到這個名字，作為「加拿大華人文學學會」的純文學作品專版名稱，一定是個非同尋常的人（是痲弦嗎？）。如今，已經出版近百期的《華章》因種種原因即將結束，能不令人感慨萬千？華章，也有逝去的美好一頁的意義吧？

詩人痲弦在《華章》創辦之初的「開幕詞」（代序）《為世界華文文壇添磚加瓦——掀起〈華章〉的蓋頭》中這樣寫道：「如果把全球各地的華文文壇加在一起，在一家親、一盤棋的理念下，我們就有足夠的條件為世界華文文學描繪一個新的藍圖，集納百川，融合萬匯。把華文文壇建設成世界最大的文壇，誰曰不宜？」痲弦的這一「倡議」經過《華章》的百期積累在某種意義上講已經實現，經由世界各地華文作家的共同努力，《華章》已成了「一種大融合大意志的試煉」，在中文（也即華文）這一寫作語言的聯結下，全球以中文書寫的作家們借助百期《華章》，跨越地域限制，已在事實上形成了一種世界性的「文學共同體」。《華章》以文化的積澱、文學的張揚、文章的精美、文字的佳構，踐行了主編痲弦的期待：華文文學已然「邁入成熟」，「具有歷史的擔當，能夠激動潮流，引領時代，為世界文學作貢獻」。

《華章》實行輪值主編制，我的朋友吳華教授執編時曾為《華章》向我約過稿，我也盡力支持，記得在《華章》上曾發表過兩篇文章：《跨區域跨文化存在的文學共同體》（二〇一三年）和《美與美的豐富——白先勇的崑曲實踐》（二〇二二年）。兩篇文章一篇談「世界華文文學」的性質和形態，一篇談白先勇的崑曲推廣和發揚傳統藝術的「美」，兩篇文章前後跨越近十年，可以說幾乎是從「頭」（第九期）到「尾」（第八十三期）參與了《華章》的百期歷程，也算是響應痲弦的號召，為「世界華文文壇」添了「磚」加了「瓦」，做了一點自己的貢獻。



過眼錄 劉俊

逢周二見報

檳城華人作家

友人牽線搭橋，在檳城見到了華人作家朵拉。這是一次因緣際會的相遇，雖然共處僅兩小時卻留下難忘印象。朵拉是作家也是畫家，她的畫室位於孫中山紀念館樓上，她說我抵達後可去那裏喝茶。

說好在周一中午見面，當天下雨，先生叫了出租車送我過去，朵拉在手機上說她的課一時結束，若我早到了便在樓下參觀等她。我確實早到了半小時，於是便利用這段時間細看紀念館內容。突然，一位

女士走到面前打招呼，大家都戴着口罩，我因見過朵拉照片，所以一對上眼光便知她是朵拉無疑。她叫我再等她一會兒，她稍後就下課了。

朵拉的學生駕車送我們到一間素菜館，那幾日是九皇齋節，南洋華人大多在吃齋，朵拉說帶我體驗一下。餐後我們在銀行街一帶走走，觀賞殖民地建築，接着便返回紀念館樓上喝茶。

畫室掛滿朵拉的畫作。我專心

品茶，並聽她講最近一次畫展及種種慈善活動。朵拉及其家人不論從事何種工作，始終堅持華文寫作，檳城人的華文華語之所以這麼好，有他們一家的貢獻在其中。感覺性情淡淡的朵拉，其實內心是激情澎湃的。



紅塵記事 慕秋

逢周二見報

「多巴胺學習」

時代氣息。

課程豐富、師資頂尖、收費實惠，是吸引年輕人重新走進課堂的重要原因。從紅酒鑒賞、iPad繪畫到寵物友好社交，夜校課程的設置趣味盎然、引人入勝。相對於市場培訓機構動輒幾百上千一節課，在這裏只要花上「一杯冰美式」的學費，便可以師從各垂直領域有口皆碑的老行家，很難讓人不心動。如此高性價比的課程，自然成了年輕人的心頭好，不少課程名額一分鐘內就被「秒殺」，火爆程度可見一斑。

但其實，夜校受到追捧的根本原因，還在於當下年輕群體共有的情感

訴求。哼唱着「每個夜晚來臨的時候，孤獨總在我左右」的打工人，渴望在夜校找到趣味相投的「學習搭子」。在這裏可以放下情緒的焦慮與心理的倦怠，不必糾結於同輩壓力、職場「內卷」、無用社交，獲得一些短暫逃離現實的鬆弛和快樂。

對他們而言，幼時被父母安排着上的興趣班，大多夾帶着明顯的功利色彩。許多「興趣」早已與興趣無關，而成了攀爬「鄙视鏈」的某種工具。而現在，他們自主選擇的看似「無用」的課程，不涉及任何學業和前途，只關乎此刻的專注與愉悅，能夠聽從內心成為期待中的自己，而不

必永遠追趕着外界的標桿。也因此，它又被稱為「多巴胺學習」，崇尚的是純粹的消遣和自洽的愜意。

當然，夜校不能解決所有壓力問題，但至少能給生活的齒輪按一下「暫停鍵」。在這樣的解壓空間裏，微醺沉浸式療癒彼此的內耗，也算是年輕人犒勞自己奔波無休的一點浪漫吧。



十八彎 關爾

逢周二見報

濠江星味濃

最近，到澳門公幹數日，發現這座熟悉的城市變得越來越時尚，星味越來越濃。

大廈外牆和澳門塔大屏，鋪天蓋地都是文娛預告和明星面孔；巴士車身和車內電視屏，不斷閃現影視藝人的身影；臨街的禮品店，貨架也掛滿了粉絲應援用的手幅和熒光棒……彷彿，舞台已搭好，紅毯已鋪就，等待着一場接一場文娛盛會的大幕徐徐拉開。

接踵而至的是，二〇二三愛奇藝尖叫之夜，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澳門銀

河綜藝館舉行；二〇二三騰訊視頻星光大賞，十二月十七日在澳門威尼斯人金光綜藝館舉行；江蘇衛視二〇二四跨年演唱會，將在澳門銀河綜藝館舉行。這是自二〇一六年首次落地澳門以來，江蘇衛視跨年晚會第七次移師濠江，唱響新年。

愛奇藝和騰訊視頻都是內地頂尖影音串流平台，根據今年第一季度財報，愛奇藝日均訂閱會員數近一點三億，騰訊長視頻今年第一季度付費會員數達一點三億。作為兩大重量級平台最大規模的年度盛典，尖叫之夜

和星光大賞，今年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聚焦澳門。

尖叫之夜是愛奇藝一年一度的青春時尚娛樂盛事，自二〇一五年至今，每年吸引近百位影視歌明星參加，群星薈萃。今年晚會主題為「一路狂飆，一起尖叫」，在愛奇藝掀起收視狂瀾的《狂飆》和《蓮花樓》等劇組主要演員，將齊聚澳門。據傳，僅其中一位明星的粉絲應援，包括澳門三百六十二輛巴士、七百零五個電視屏，幾乎覆蓋澳門所有的巴士路線。

《老人與他的海》

康文署主辦的「新視野藝術節」，顧名思義就是希望在劇場展現新穎而具開拓性的藝術節目。劇場導演鄧樹榮連同粵劇名伶阮兆輝製作的《老人與他的海》，並非以現代手法包裝或推廣粵劇，亦不是將粵劇藝術現代化，而是將東西方藝術融會貫通，互相承載，整合成一台有關親情和文化傳承的戲劇故事。

外孫女尋獲已逝外祖父遺下的日記，當中述說外祖父年輕時從事粵劇表演的經歷，以及外祖父曾經希望表

演西方名著《老人與海》的故事。葵青劇院演藝廳的舞台背景幕牆和簡單桌椅，外孫女與外祖父在同一空間活動但沒有直接連繫，恍如現代社會的隔代親人，雖然共住一室，卻沒親情照顧。《老》的劇本雖然有些堆砌意味，但仍與當下社會環境息息相關。

《老》的另一重點就是由阮兆輝以虛實交錯的方式飾演外祖父。他既在扮演角色，演出初期以西方默劇動作演繹日常生活，至下半場他粉墨登場，以粵劇行當表演老漁夫出海捕魚

之事。阮兆輝的唱做功架十足，既以角色的身份交代外祖父如何傳承藝術，同時亦以真實身份展現藝術家的畢生追求。雖然從藝已逾七十載，阮兆輝在舞台散發的能量、眼神、身法，全是千錘百煉，令人拍案叫絕。

鄧樹榮整合全台藝術配置，展示當代劇場的冒險和探索精神。一方面，鄧樹榮以默劇、形體、街舞，甚至攀爬動作營造視覺效果，同時亦着重發掘外孫女角色的內在感覺。另一方面，鄧樹榮推崇粵劇藝術，將原本

一般處於樂池或粵劇舞台「雜邊」（即舞台右邊）的「棚面」（即樂隊），像歌劇或音樂劇般一列排開在舞台上，粵劇界高氏兄弟組成的樂隊成為舞台上不可或缺的成分。演員與樂隊互相配合，老漁夫不屈不撓的精神直擊人心。



文藝中年 輕羽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電烤雞架

明明在大洋彼岸，卻再一次被人問，「你們東北人都愛吃雞架嗎？」一個年少時從沒覺得會是問題的問題，在成年後竟然時不時就冒出頭來，隨之而來的是好奇、不解，甚至能在異國他鄉激起規模浩大的開放式討論。說來有趣，這就像北京的滷煮、貴州的折耳根，總有些好吃的，有人滿心疑問，有人一往情深。

跟前幾年不同的是，彼時的我尚有羞澀，常敷衍一笑而過；如今卻熱血回巢儼然民間代言，不遺餘力侃侃而談。當然，這也得益於雞架本身夠爭氣，平平無奇的食材愣是憑一己之力屢上熱搜，跟洗澡、燒烤並稱為「東北三寶」。但說實話，我記憶中最美的雞架還不是現在的樣子，那時候的它只略施粉黛，就已是菜市場裏的人氣王，架在電烤爐裏轉轉，周身散發出迷人的光，香味會從市場的一頭，一直飄到另一頭，然後越來越多的人走過來，先觀察指認，再落錘買下，最後回家，解開這神奇的美食密碼。

可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，那時候的雞架不是密碼，是人們苦中作樂的籌碼。一個赫赫有名的重工業城市，從紅紅火火到衰敗零落，不再有野蠻生長的厚重史詩，而是拖累帶口的現實窘迫。曾經不到一塊錢的雞架，無疑成了新型經濟、肉裏良心。雖然接近最低消費，但樸實的東北人不會偷工減料，做雞架的手藝精益求精，才有了冉冉升起的新星。我總是告訴朋友們，跟雞架匹配的動詞，是「嗦」，舌牙顎三位一體，才能把每一絲快樂從縫隙裏揪出來、不錯過。

其實，外界賦予東北的底色太悲涼了，又有哪個平凡人，不是在縫隙裏探出頭去，笨拙而努力地前行呢？有人說這片土地只剩喘息，不知為何，我看到的，卻還是那電烤爐裏的熱忱和透亮。



報復容易報恩難。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雙城生活之外

自從辦公地點由港島到了九龍，生活的重心與節奏全然改變。儘管居住的地點不變，可「雙城」的概念卻更深刻地烙印在我生活中。

疫情之後，港人赴深圳「反向消費」成為了潮流，雙城生活也逐漸恢復。如今公司，不少人把家安在了羅湖口岸附近，每日過關通勤，甚至連家人也安住在深圳。晚上到家，拿上外賣，再與家人一同沿着深圳河漫步，已經成為不少同事的日常。

對於土生土長的港人來說，周末深圳一日遊也成了生活中的常見詞。有一日與朋友在元朗做義工，一上午的疲憊加一頓匆匆的午餐後，時針已經轉到了下午三點。朋友卻跟我說，不如拼個的士去深圳，到福田購物區逛逛。香港工作深圳「HEA」，似乎早已成了同事的日常。甚至還有住在九龍的朋友，周末直接高鐵去深圳，在超市買足一周所需。

可相對而言，同事們對於深圳

以外的內地城市，了解卻是寥寥。公司同事想聖誕假期闖家出行，詢問我，西安人是否會說普通話。外籍華裔的朋友詢問我，深圳以外的內地城市，是否還有穩定的水電供應。似乎，他們被鎖進了「雙城記」裏。

在香港待久了，倒確乎會囿於自己生活的區域。在九龍生活的朋友，似乎難以理解港島人收工之後夜爬太平山的快感，也無法像新界北居民那樣，可以很容易在綠意與秋風中騎行，可是，他們卻可以沿着海岸，望着對面的不夜中環，聽着耳畔的煙花。香港處處的體驗，的確都有其獨特之處。久居香港，體驗它的美，的確讓人期待。走出香港，看看內地的大好河山，也是走出「雙城記」的一種方式。



漂遊記 杜若

laser.li.hk@gmail.com

逢周二見報

自然的初冬時尚組合

每年踏進這個時候，親友間總會多了一點大家相聚的日子，無論是較重要的宴會，抑或是好友派對歡樂時刻，大家一定會踴躍參與，女士們又要為連串的假日聚會在意義和美妝上作出選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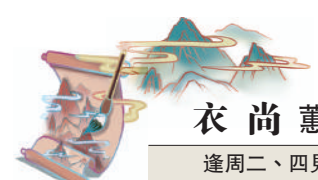
冬日的天氣始終比較清涼，有利於女士們在衣飾和美妝上可以打造出更具吸引力的造型，展現時尚的魅力。首先要明白，整體的時尚組合不離服飾與美妝，但一般對美有着不同的觀點，各類場合對服飾的選擇也有很大的差別，不能夠單以一件漂亮的衣服或一臉濃妝艷抹，就界定為美的標準，這不符合現在的時尚趨向。

今次主要是看一些日常的冬日衣着，重點放在工作和平日生活上，如普通的聚會和郊遊行山等。自然時尚風格的組合，包括一般簡約的設計，既可作上班服，下班後也可用作日常衣着，若穿公司制服當然另當別論，或者另備一件外套即可。套裝是冬日最佳的上班服，色彩方面以純色較為理想，可以再

搭配一些圖案頸巾，就不會顯得過於單調。下班後如果有約在先，衣飾方面可稍作調整，例如改穿設計較精細的套裝，色彩也不妨鮮艷一點，亦可在飾物上加點適當的搭配，讓上班服也變得優美起來。

郊遊行山在冬日是很普遍的一種戶外活動，感受暖洋洋的冬日陽光，衣着當然以簡單為主，風褸和一頂帽是必備之物。

冬季的日常活動，應要配合簡潔的妝容，護膚工作完成後，可以上粉底，增加臉龐的一點亮光，只需掃些亮光粉在鼻樑、下巴和額上等位置，眼線重點放在內眼線，眼影則以淺棕色輕抹在眼窩即可，加上淺粉色胭脂掃在兩頰，唇膏也可採用相近的色彩，具滋潤感，配合而成冬日自然的時尚組合。



衣尚蕙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

食色判答
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